



一口老供销社 月饼的乡味

□ 江日航

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吃到婺源酥月了。
酥月就是中秋饼，带有乡味的老月饼。
进入农历八月，天开始黑得早，旧时的农村晚饭也吃得特别早，趁着天没暗早点吃完，能少开灯省点电，省电就是省钱。

江南水乡的老街，穿堂风就是清风，我家前门对着一条狭小的弄堂，后门挨着小清溪，小清溪边有一棵柳树，是大伯小时候种的，如今已经万条垂下，探水而生。

天一黑，奶奶便搬了八仙桌的长板凳，和邻里或围坐在弄堂口，或聚集在小清溪边，纳凉聊天。

我就和其他小孩子在老街上、弄堂里，跳绳、捉迷藏、打纸包。

中秋的晚上，大家更是早早地围坐在一起闲话。

东家长西家短，总有聊不完的事。

穿堂风过来了，摇蒲扇的手，便可以停了，无论是峡谷吹下来的山风，还是从溪谷吹上来的河风，总是格外凉爽，抚弄着人、撩动着柳，银白光洒在小桥流水和瓦房上，显得格外恬静。

夜晚的时间在柳条的摇摆中，左一下右一下，就喀嗒溜走了。

那个时候的我，还不太懂得什么是中秋节。只是知道，中秋节有中秋月饼，在外打工的父母会在这天打个电话回来，问奶奶有没有买中秋饼啊，告诉我们，过年不远了，爸妈还有几个月就回来了。

奶奶年年都买中秋饼，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家却是老街上最晚拿出来吃月饼的。

她说晚饭才吃没多久，等肚子空了些，再给我们发月饼。

过了八点半，街坊慢慢散去，蹲坐在邻居家刚看完两集电视剧的人们，一边争论着剧情，一边把自带的板凳、竹椅拿起来往回走，不一会儿，老街开始响起了上门板的声音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……直到木头门“喀”的一声扣上，整条老街算是迎来了一天中最安静时光。

我奶奶把前门也关上，从雕花床上方的吊篮里拿出了一包月饼，我、我表哥、我表姐被她喊到了后院。我们坐在小竹椅上，终于等到了中秋节的压轴节目——吃月饼。

我三个小孩眼巴巴看着她打开一层层油纸，露出包裹其中的月饼，口水，已经到嘴角了。

真香啊！蜡黄的皮，黑色的馅。闻着酥皮的脆香和芝麻的焦香，我们慢慢地吃，舍不得掉落一点，吃完还要再舔舔手指。

这时候，奶奶满脸慈祥，总是提醒我们，慢慢吃，看着月亮吃，你们的爸妈这个时候也在吃月饼，跟你们一样也在看着这个月亮哩。

这句话，一讲就是十几年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去县城上初中，便很少回乡下跟奶奶过中秋了。

吃的月饼也再没有那时候的味道。品种倒是换了不少，五仁的，蛋黄的，但不再是奶奶慢慢从吊篮里拿出月饼给我们吃的那个味儿。

去年，我三十岁，奶奶八十五了。中秋回老家过节，我问她，当年的月饼是哪儿买的，她告诉我是供销社詹师傅那儿买的。

供销社？一个富有年代感的名字。时光流转，老街新屋，斯人已去，一口老供销社月饼的乡味，却令人魂牵梦绕。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，乡里的供销社商店早关多少年了，这口心心念念的月饼怕是吃不到了。
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上网一搜，老供销社的詹师傅居然四十年来还在坚持做酥月。

感谢詹师傅！我买来柴火灶烘烤的月饼，打开油纸，顿时，焦香四溢，酥香钻入鼻间。给奶奶尝一口，她惊喜地说：“就是这个味！”接着，她小口小口地吃着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。

人口难忘，放下难舍，这一口酥月，让奶奶给我讲起了从前的人和事。她对我说，人的一生呀就像这酥月，一辈子下来，内里是满满的馅，但若想要成“品”，还得用火烤，被刀切，细细品，方得圆满。



你不能去万松岭

□ 半 文

朋友说：你不能去万松岭！因你有孩子。
凭什么有孩子就不能去万松岭了？我就是要去看看。坐102路，在万松岭站下，向上走十分钟，就到万松书院。周六的相亲专区，绕着一圈不锈钢围栏，贴满了履历——男的、女的，红的、粉的，手写的、打印的，彩色的、黑白的，从上往下、从南往北，人人都想占个好位，盼着被人一眼看见，一见钟情。不过大家也都默契，不覆盖别人的，更不会撕了别人的换自己的。没好位置，就贴在角落，相信角落里也藏着爱情。

樟树下

转弯，眼前出现了一排绰约多姿的树。叶子细长翠绿，树的顶端是一片片粉色，宛如早上的云霞，又似晕开的粉色颜料，笼罩在树冠，格外醒目。我停下脚步，注视着树梢上挂着的菱形小果，一个个鼓鼓囊囊的粉红色果子，在风中摇动，宛如饱满的小灯笼。

这，不就是史铁生笔下的栾树吗？

“大树下，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，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，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。”书中的句子与眼前的景致融为一体。

万籁俱静的秋晨，一排栾树高高擎起粉红色的蒴果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绚烂了这个季节；也像一串串风铃，奏响了秋季的赞歌。漫步在树底下，得小心翼翼，可不能踩到这些掉下来的可爱精灵们。

从此我喜欢上了这里。常常从树下路过，仰头便能看见栾树高高举起的红色蒴果，仿若一个个火把，照亮步履匆匆的路人，也温暖素不相识的行人。

再后来，栾树绿油油的叶子渐渐褪色，头顶的果子也慢慢干瘪枯黄。挂在深秋的枝头上，它们成群结队笔直挺立。

风一吹，结果摇曳，发出“沙沙”声，几个果子簌簌落下。

我弯腰拾起。轻轻一捏，黑色的种子便露了出来。

“什么，里头居然还有种子？”我诧异。这些个粉色小灯笼，里头严严实实包裹的是栾树的种子哩。

“落吧，落吧，明年又是一个秋天。”我喃喃道。

栾树的花语有很多。汇集了“奇妙震撼，绚烂一生”“丰富、坚强、美好和繁荣”“忠诚、专一”等美好词汇。栾树历经满树靓丽装饰的盛典，浪漫了整个秋天，到了冬天，开始慢慢抖落一身的喧嚣，融于苍穹，归于尘土。

前两天，和朋友聊起栾树。朋友和我说：“今年很不一样，工作烦心，又经历了情感的挫折，我一度陷入低谷……那段时间常常在栾树下散步，在树下平复自己的心情和思考过往。目睹栾树绚烂绽放又散尽繁华的过程，真的得到了治愈。”

是啊，栾树从不与百花争舞台，它抱着自己的信念，选择在萧瑟的秋日迎来一场枝头的盛大绽放，这般从容，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存智慧？

生时，倾尽繁华；落时，绝不哀怨。

这个秋天，遇见一棵栾树，学做一棵栾树，成为一棵栾树。



门卫老林

□ 廖安生

老林原本是供销社的仓库保管员，单位改制，他便来到局里当门卫，且一干就近二十年。

老林走路有点跛，与大家熟悉后，有人问起他，才知道老林当过兵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在战场上受了伤落下了伤残。

听说了老林的故事，大家对老林都格外尊重。老林勤快，也负责，工作上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，等老林正式办了退休手续，局里还返聘他。

局里负责保洁的阿姨病了，老林又主动兼职工起保洁工作。

老林心细节俭，每天打扫好卫生，他都会把矿泉水瓶、饮料瓶及废纸收拾好，整整齐齐放在值班室的角落里。大家猜测，老林主动搞卫生是为了收废品卖钱。

后来传出消息，医院诊断请假的保洁阿姨患的是白血病。局里发起捐款，老林也热心参与。老林把带来的500元先给了办公室小刘300元。

小刘大吃一惊：“林师傅，您捐这么多？”

老林说：“我今年初办理了退休手续，有3000多块退休金，在这里做门卫又有2000多块的收入，而且吃住在局里，没什么开支，帮助病人应该的。”

老林的爱人在他来当门卫前就病逝了，儿子也在外参军，正如他说的，在县城，他孤身一人，无牵无挂。

见小刘登记了捐款300元，老林又递过去200元：“这是前些天打扫卫生收拾废品卖的钱。”

小刘茫然：“这算谁捐的？”

老林说：“你就写收废品所得。”

事实上，老林卖废品只得了117元。

后来，上级部门来视察，发现门卫年纪大、又跛脚，认为门岗是单位的门脸，又负责安保，是个“体力活儿”，指示应由年轻人来担任。

局长有些左右为难，对老林，他是非常满意的。

问题很快迎刃而解，保洁阿姨患病不久，就主动提出辞职。

办公室主任找老林商量，问他是否愿意换岗做保洁工作，老林爽快答应了，还调侃说：“我已试用一个多月，大家还满意吧？”

主任肯定道：“满意满意！”

从此，老林转岗保洁工作。

老林的儿子转业回到县城，劝老林不要去工作了，安排其负责接送读小学孙子。“做完七月份，下个月就回家了。”老林答应儿子。

八一前夕，局里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，大家知道老林马上要走了，特意邀请他过去。

老林很激动，还发了言：“大家都知道我早年丧偶，儿子又在外服役，这些年，我吃住在局里，是局里给了我的温暖，我真的舍不得大家，以后我还会常回来看看。”

说完，老林向大家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

其实，老林的儿媳在其孙子读书的学校任教，孙子根本用不着他接送，老林在家也没啥事。

老林住的地方离局老干部活动室很近，平时老林喜欢去那聊聊天、看看报、打打牌，不知不觉，老林把活动室的保洁工作揽了过来，这可不，一下

子解决了局里要安排人员打扫活动室的难题。

从此，老林每天第一个来到活动室，为大家烧好开水，下午待大家走后，把活动室收拾好，最后一个离开。

“退休生活还不错，有老伙计一起聊天看报打打牌！”说起“赋闲”生活，老林也是美滋滋的。



哑古

□ 王明夫

在亲人群里看到哑古去中南大学送他儿子报到入学的照片，我瞬间眼眶发热，内心生出感动。

我外甥张喜传，因小时候一场高烧，绝聪失语，从此终身聋哑，人称“哑古”。别的孩子去上学的年纪，哑古去广东打工讨生活，在建筑工地里做小工，掺砂浆、扛水泥、搬砖块……后来跟着师傅学泥工。因为听不见世界的声音，他做工静心专心，反成了手艺高超的泥水师傅，尤其是贴瓷砖这种细活，手艺在全县范围内都算拔尖。光贴瓷板一项，县城人家装修常要排队等哑古的档期。

我回家乡创建和君小镇，哑古是小镇建设中泥工的“当家”之一。有一次在工地上，我走到他身后，但见他专注于手上的活计，嘴上叼着的香烟积起了长长的烟灰，烟灰突然掉到水泥砂浆里，他自微微一笑，泥刀一卷就把烟灰和到材料里了。长年劳作中，累了一整天的哑古，晚餐喜欢喝点小酒解乏，但从从不喝醉。

稻盛和夫说：劳动是医治百病的良药。因为长年劳动，年届五十的哑古，身材体型还是那么的精干和挺拔。

曾经，我姐（**哑古的母亲**）最深的忧虑就是哑古的成家问题。也是，家境清贫，还是个绝聪的哑巴，有谁愿意嫁呢？但命运待他不薄，哑古22岁时娶到了一位好妻子——哑古的妻子，幼时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只有一条腿能走路，没法出门，就在家操持家务，养儿育女，照顾老人，兼做裁缝为左邻右舍缝缝补补，补贴家用。哑古和他的妻子，两个残疾人结组成家庭，自尊自强，勤劳致富，几十年积累，家境逐步殷实起来，住进了县城的联排别墅。

哑古有两女一儿。早些年大女儿考去南昌读了大学，前年二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财务学专业，今年儿子又以县里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中南大学药学专业。哑古和妻子都没文化，但是三个孩子，不教而正、发愤图强，愣是凭着自觉努力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，成绩一直优秀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从这几个孩子身上，我看到了孝悌、谨信、爱众、亲仁。

这让我常生感慨：什么是好的家教？为人父母者，自己自尊自爱、自强不息、勤劳不辍、朴实良善，可能就是对孩子的最好教育。

哑古不言，以身为教。

今年夏天，我去哑古家吃了顿饭，本意是去看看年过八旬的老姐姐，不料却看到了一幅和美的家庭生活画卷：四层的小楼，有自家的小院，种着蔬菜和三角梅，配建了洗衣池和压水井。室内一层是停车库、柴火灶、哑古妻子日常劳动的裁缝作坊和家庭会客的茶室，茶室书架上摆放着《王阳明传记》和《史记》等书籍。二层是厅堂、餐厅和厨房，厅堂正墙上供着祖宗神位。祖宗神位两边挂着一副木刻对联：祖德光辉照千秋，宗支繁衍传万代。厅堂墙上还挂着一块大大的牌匾：“家和万事兴”。餐厅墙上挂着我父母亲留下的“家训十二条”，第一条是“治家第一要治懒，懒人无穷，天理难容”，第二条是“发家只有一条路：勤劳致富。子孙不走这条路，富了冇好事”。三楼四楼是卧房，家庭成员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卧室。整个家窗明几净，整洁宽敞。姐姐说，我们遇上了一个好年代！

准备午餐的时候，哑古妻子在厨房炒菜，孩子们或帮厨，或拖地，或摆碗筷，或端菜，或备酒，个个忙着自己看得见的活。吃饭的时候，奶奶和妈妈不时地吩咐孩子们给舅公（我）夹菜、添汤、倒酒、盛饭，点评孩子们的礼貌和规矩，嘱咐孩子们要感恩舅公、学习舅公啥啥的。我们客家人“桌上教子，枕边教妻”的家风民俗，跃然餐间，可谓和风细雨，润物无声。餐毕，孩子们分别去洗碗筷、整理餐厅、收拾厨房、清理垃圾等，我姐和哑古妻子则陪我聊聊天。

离开的时候，走到一层，我望着哑古妻子的裁缝作坊，想想哑古此时正在工地劳动，油然而生感叹，这许是最好的生活：男耕（工）女织、丰衣足食、老有安养、少有所学、家庭和睦、安居乐业。这一切，竟然全来自两个残疾人的奋斗与创造。

在建设和君小镇的工地上，每当看到正在做工的哑古，我内心就有一股隐隐的敬意和羡慕。也不免生出这样的感慨：现在有不少人，常常焦虑，日子过得凄惶不已，何不学学哑古的人生态度：静下来，定下来，勤劳起来，尽一生勤劳做好一门手艺，足矣！

《大学》曰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而我外甥哑古，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不能言谈，却总让我感觉他是《大学》这段话的有力注解。

或许，我需要先读懂哑古，然后才能读懂《大学》。



第11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

（本版配图：钟秋兰）

另一边的广场上，撑着一地伞——纯的、花的、红的、绿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全打开搁在地上，伞面上就贴张履历。某女，1995年，公司会计，年薪20万；某男，90后，医生……一把把看过去，竟还见着有飞行员、公务员的。我心里犯嘀咕：这是看中哪把，就能连人带伞一块儿撵走？我还没摸清行情，就被一群大妈围了个严实。“小伙子，看我的！”“先看我的！”“我们家是90后！”“我们家95年的！”一张张履历往我手里递，倒显得我像个包工头，来挑日结工似的。

“我可有孩子了！”我赶紧说。

“有孩子好啊！有孩子说明你成熟，肯定有经济基础，房子车子都齐了！”

“有孩子才好呢！我女儿以后能少受点罪——你不知道，女生孩子多痛！”

“孩子都十岁了？那更妙！你不知道现在养个孩子多苦，又累又费钱，我女儿这是捡现成的！”

“有孩子怕啥？没公婆更好！有人帮着养老，还不用费心给人养老。”

紧接着又问：“孩子聪明不？”“孩子没毛病吧？”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……

不到万松岭，我真不知道自己竟这么受欢迎！同事之前不让我来，八成是怕我太抢手。这么看来，生而为人，那些别人不让你干的事，最好试着干一次；那些不让你去的地方，最好试着去一次——只要不违法就行。没谈过恋爱的，要去万松岭；没经历过相亲的，更要去万松岭。一定要去一次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尝尝被人围着抢的“受欢迎”滋味。看着一地的伞，突然觉得，男人有时的确需要一把伞——雨天挡雨，晴天遮阳，不晴不雨的时候，攥在手里心就踏实。

我想趁机从大妈堆里挣脱，却低估了她们的执着：“看看我女儿的，00后呢！”“小伙子，你想要啥样的？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有钱的、普通的、温柔的、爽朗的，我这里都有！”“你可得当心，别找二手婚介，找我！一手资源，放心！一分中介费都不要！”

有个男人挤过来说：“你先瞧瞧，我女儿90后，现在在美国，你要是看上了，我马上让她飞回来。”得，照片看着确实不错，这算是“出口转内销”吗。一个年轻点的妈妈念叨：“双休日不去相亲谈恋爱，她倒好，躺在家里刷短视频，让我来万松岭跑腿。”

“可是，我有老婆！”我实在没法，只能喊出来。

“有老婆怕啥？我女儿能竞争啊！我们家的年轻，长得漂亮，身材还好……”

同事说得真对！果然不能来万松岭——有孩子不放手，知道我有老婆了还不放我走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齐声喊：“什么？你有老婆还来万松岭！”说着就收起雨伞，看那架势，是要拿伞揍我。

还好，她们跑不过我。我一路跑到万松岭脚下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回头望时，“万松书院”四个字还清晰在望。还好！虽有点心有余悸，但这趟真值得。看来，这辈子，还是值得去一次万松岭——感觉相亲这事儿，比谈恋爱、结婚都曲折“刺激”。

（杭州市上城区万松岭路81号的万松书院有一个免费相亲角，为当地热门相亲平台。编者注）



□ 刘雪丹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有一句关于栾树的描写——

“那儿有几棵大栾树，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，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，小灯笼先是绿色，继而转白，再变黄，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。”

缘分好像水闸，一旦遇见，便源源不断。

秋天例行晨跑。路过一个十字路口，瞥见马路对面有一条游步道，心血来潮，我径直地跑了过去。游步道依河延展，河水不深，河底的石子清晰可见。路过一片高低错落的树丛，能听见鸟儿抖动翅膀的声音，有鸟儿还时不时飞窜出来，朝天空高歌，热气腾腾的。